



蝴蝶梦

〔英〕达夫妮·杜·莫里叶 著
高长荣 谢素台 译



山东人民出版社

Daphne du Maurier

Rebecca

(据英文原本译出,
原著作名《丽贝卡》)

蝴 蝶 梦

〔英〕达夫妮·杜·莫里叶著

高长荣 谢素台译

山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山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山 东 人 民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5.5印张 2插图 332千字
1980年12月第1版 198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31,000

书号 10099·1446 定价 1.25 元

主要人物表

马克西姆·德温特	庄园主
丽贝卡	马克西姆·德温特的亡妻
无名女主人公	马克西姆·德温特的续弦
比阿特丽斯 (莱西夫人)	马克西姆·德温特的姐姐
贾尔斯(莱西少校)	马克西姆·德温特的姐夫
老夫人	马克西姆·德温特的祖母
诺拉	老夫人的女仆
杰克·费弗尔	丽贝卡的表哥
丹弗斯太太	庄园女管家
弗兰克·克劳利	庄园总管事
弗里思	仆役总管
罗伯特	仆役
爱丽丝	使女
克拉丽斯	使女
伯恩	傻子
朱利安上校	地方行政长官
塞尔上校	港务长
韦尔奇	检察官
霍里奇	验尸官
利罗伊德	代办

贝克

詹姆斯·塔布

范胡珀夫人

克罗旺夫人

主教夫人

布莱兹

大夫

造船师

社交界妇女

女裁缝

第一章

昨天夜里，我梦见自己回到了曼德雷。我仿佛站在通向车道的大铁门跟前，好一会儿都进不去，因为路给挡住了。铁门上有一把挂锁和一条铁链。我在梦中呼唤门役，可是无人答应，于是我就凑近铁门上锈了的铁条，往里窥望，才看出这座庄园已经杳无人迹。

烟囱已不冒烟，一扇扇小格子窗都悲凉地开着。随即，我象所有的梦中人一样，忽然有了超自然的力量，幽灵似地穿过面前的障碍。车道在我眼前伸展开去，蜿蜒曲折，犹如往日，但我漫步前进的时候，却发现车道已经起了变化；它显得窄狭、荒芜，不象是我们熟知的车道了。开头我感到困惑莫解，当我俯下头去回避低垂摇曳的枝桠时，才发现了变化的由来。大自然恢复了生机，逐渐把它那硕长的手指悄悄地一古脑儿伸上了车道。即使在往日，树林也经常是车道的一大威胁；如今，它终于取得了胜利，黑森森地、无拘无束地向车道的两边逼近。山毛榉伸出赤裸裸的白色枝条，互相偎倚，彼此交错，奇特地拥抱在一起，在我头顶上形成一个教堂拱道似的穹窿。这里有低矮的橡树和弯曲的榆树，还有其他一些我不认得的树，都跟山毛榉紧紧地纠缠在一起。同这些树木一起生长在这片宁静土地上的，就是奇形怪状的灌

木丛和其他植物了，这些我都根本记不起来了。

昔日的车道，现在已经变成一条丝带，成了一根细线，路面的砂砾已经不知去向，到处都是杂草和青苔。低垂的树枝挡住了我前进的路；节瘤毕露的树根简直象是骷髅的爪子。在这一片芜杂的林丛中，我认得出一些灌木丛，那是我们当年生活的标志，是人工栽培的观赏植物，譬如绣球花，它那蓝色的花穗是很有名气的。可是由于无人照拂，这些绣球花现在也成了野生植物，枝干挺高，却不开花，象旁边那些无名的寄生植物一样又黑又丑。

我们往日的车道——现在的这条细线，弯弯扭扭地忽东忽西往前伸展。有时，我以为路已到头，可它却在一棵倒树底下重新钻了出来，或者伸到了冬雨积成的泥沟的另一面。我未曾想到车道有这么长。里程无疑在成倍地延长，就象树木在成倍地升高一样。车道似乎只是通往一片迷津，通向草木丛生的荒野，而压根儿不是通向住宅。蓦然，我发现了那个宅子；宅前的通道被大簇大簇向四面八方乱长的古怪植物遮住了。我兀自伫立，心儿怦怦直跳，眼里珠泪滚滚，感到一阵异样的苦痛。

这就是曼德雷，我们的曼德雷，它还象从前那样神秘、宁静。灰色的石头在我梦中的月光里显得惨白，竖框的玻璃窗映出了绿色的草坪和屋前的台阶。时光的飞逝损害不了围墙的完美对称，也损害不了宅基，整座宅子简直就象一颗掌上明珠。

倾斜的台阶通到草坪，草坪一直伸到海滨。我一转身，就看见了在月光下平平静静的一片银白色海水，就象未被风暴干扰的湖面。没有波浪涌来翻动梦中的海水，也没有云块

被西风吹来遮蔽晴朗而苍白的天空。我又向宅子转过身去，宅子虽然巍然屹立、完美无损，仿佛我们昨天刚离开它似的，但我看出庭园同树林一样，也服从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石南高达五十英尺，跟欧洲蕨缠在一起，还同大簇大簇无名的灌木胡乱结合；这些可怜的杂种灌木攀附着石南的根部，仿佛意识到了自己出身的低贱。一棵丁香树跟一株铜色的山毛榉结合在一起，而那经常破坏雅致的常春藤，却不怀好意地伸出它的卷须，把这对伴侣彼此更紧地缠绕起来，使它们沦为俘虏。在这荒废的庭园中，常春藤占据了优越的地位，一股股长藤爬过草坪，马上就要爬上房子。另外还有一种原先生长在林中的杂交植物，它的种子很久以前散落在树下，然后被人忘记了，现在这种植物同常春藤并肩前进，象大黄草一样把它那丑陋的肢体伸到盛开过水仙花的柔软的草地。

到处都可见到荨麻，这是侵略大军的先头部队。这类植物瘦长难看，布满了台阶，蔓延爬过小道，斜靠在宅子的窗户外上。它们是很不中用的哨兵，因为在很多地方，它们的阵线被大黄草突破，于是搭拉着脑袋，无精打采地伸着肢体，给野兔开辟了一条路径。我离开车道，踏上台阶，因为荨麻拦不住我，任何东西都挡不住我，我这个梦中人走路是有魔力的。

月光能使人想入非非，甚至能使梦中人产生幻觉。我默不作声地站在房前的时候，竟认为它不是一个空壳，而象从前一样是个有生命的、能呼吸的东西。

窗里透出灯光，帷幔在夜风中微微飘拂。正象我们离开的时候那样，书房的门是半开着的，我的手绢还放在桌上一盆秋玫瑰旁边。

书房能够证明我们在那儿呆过：一小堆标有“备还”记

号的图书馆藏书；一期丢弃的《泰晤士报》；剩了一个烟蒂的烟灰缸；歪斜地扔在椅上的枕垫，上面还有我俩并头靠过的痕迹；炉火的余烬还在晨光中冒着缕缕青烟。而我们的爱犬贾斯珀，睁着两只充满灵性的眼睛，垂着肥大的脖颈，乖乖地趴在地板上，每当听见主人的脚步声，它的尾巴就摇来摇去。

我一直没有留神，乌云已经遮没了月亮，好一阵子都不消散，好象一只黑手遮住了脸庞。幻觉随即消失，窗里的灯光也熄灭了。这座屋子终究成了凄凉的空壳，既没有灵魂，又无人栖息，在那虎视眈眈的墙边再也听不见往日的缠绵细语。

这座庄园就是一个坟墓，我俩的恐惧和悲哀都埋在它的废墟里了。这一切都不会死而复苏。我醒来的时候想着曼德雷，绝不会感到难过。如果我曾在那儿无忧无虑地生活过，我还会想到它往日的美景：夏日的玫瑰园，黎明时分的鸟语，栗树下的午茶，草坪那边传来的涛声。

我还会想起盛开的丁香花，怀念那美妙的“幸福谷”。这一切都是永久存在的，不会烟消云散。这些回忆是不会叫人伤感的。乌云遮没月亮的当儿，我在梦中清楚地回味了这一切，因为象大多数梦中人一样，我明白自己是在做梦。实际上，我正躺在几百英里以外的异国土地上，过不了一会儿就会醒来，发现自己是在一家小旅馆的空房间里，这里虽然缺乏特殊的气氛，却叫人感到舒坦。我能叹一口气，伸个懒腰，转过身子，睁开眼睛，迷惑地望着耀眼的阳光和明净的天空，这跟梦中幽柔的月光是如此不同。白昼就在我俩面前，无疑是漫长而单调的，但却充满了我俩从来没有体会过的安谧和宁静。我们不会谈起曼德雷，我也不会述说我的梦境，因为曼德雷不再是我们的了。曼德雷已经不存在了。

第 二 章

我们再也不能回去，这是确定无疑的。过去的岁月离我们仍然很近。我们打算忘却和置诸脑后的那些往事，可能还会激发我们的回想，而且那种恐惧感，隐秘的不宁之感，最后曾经演变成盲目的惊慌失措，（感谢上帝，现在总算侥幸地平息下来了），可能还会以某种预见不到的形式重新出现，就象过去一样跟我们形影不离。

他的忍耐工夫是惊人的，从不怨这怨那，即使在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也是如此……，我觉得他是常常想起往事的，虽然他不大愿意让我知道。

我在这儿随便都可举出几个例子。时而，他会突然显得茫然若失，一切表情都从他那可爱的脸庞上消失得干干净净，好象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抹掉了似的，于是这副面孔就成了一个面具，一件雕塑品，呆呆板板，冷冷冰冰，尽管仍旧英俊，却没生气；时而，他会猛吸起烟来，一支接一支，根本顾不上把烟蒂弄熄，因此，燃着火星的烟蒂好象花瓣一样在他周围散了一地；时而，他会随便抓住一个话题，口若悬河地大谈特谈，但是根本没有内容，不过为了排遣内心的苦痛而已。我曾听到过这么一种论调：夫妻经历过苦难，会变得比较崇高和坚定，所以我们在今世和来世生活，必须忍受

火刑的严峻考验。这种说法虽然显得荒谬可笑，但是我俩却充分领会了其中的道理。我俩经历过恐惧、孤独和很大的不幸。我认为，每个人在一生中迟早都会碰到考验的。我们所有的人都有各自的灾星，它缠住我们，折磨我们，我们最终必须跟它搏斗。我俩已经战胜了自己的灾星，我们相信已经战胜了它。

灾星再也不会纠缠我们了。我们度过了难关，当然也受到了一些创伤。他对灾难的预感，一开始就是正确的；我却会象蹩脚戏里一个装腔作势的女戏子，嚷叫我们为自由付出了代价。但是，我这一辈子经历的离奇场面是够多了，如果我们现在这样的安稳生活得到保障，我真愿牺牲一切。幸福并不是一件拿来珍藏的东西，它是一种良好的思想状态，一种舒畅的心境。当然，我们也有郁郁寡欢的时刻，但是还有其他的时刻，那些时刻是不用钟表来计算的，而是永久的。我一看到他那可掬的笑容，就觉得我们是在一起，是在并肩携手地前进，再也没有思想上和意见上的冲突在我俩之间造成隔阂。

现在，我俩彼此之间都没有任何隐私。我俩真是同甘共苦了。尽管这个小旅馆单调乏味，膳食很差，每天都是老一套，但我们却不愿去过另一种生活。在任何一个大旅馆里，我们都会遇见他的许多熟人。我俩都认识到了简朴的可贵。如果我们有时感到无聊，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无聊正好是治疗恐惧的良药。我们完全按照常规生活，而我也就逐渐培养了自己的朗读才能。就我所知，只有邮差迟迟不来的时候，他才露出急躁的情绪，因为这表明我们还得等多等一天，才能收到英国来的邮件。我们试听收音机，但是噪音使人十分恼

火，因此我们宁肯把乡思蓄积心头。许多天以前一场板球赛的结局，是使我们大为开心的。

不错，板球比赛，拳击比赛，甚至台球比赛，都能把我们从百无聊赖中解脱出来。小学生运动会的决赛、赛狗以及边远各郡稀奇古怪的小型比赛，都象磨里的谷粒似的能够解除我们的饥饿。有时，我弄到几份旧的《田野报》，于是我又从这异乡的小岛回到了春色满园的英国现实生活。我阅读的报道文章，有的描绘了白亮亮的小溪，有的谈到了蜉蝣，有的介绍了绿色草原上的雄鹿，有的描写了象曼德雷一样经常在树林上空盘旋的百嘴鸦。在这些翻得残破不堪的纸页中，我闻到了泥土的味儿，嗅到了沼泽地带泥炭的酸臭气味，甚至触到了湿漉漉的青苔，青苔上面散布着点点白斑，那是苍鹭的粪便。

有一次，我发现了一篇描述野鸽的文章；我朗读的时候，恍惚又回到了曼德雷的密林，野鸽在我头顶上展翅飞翔。我听见野鸽柔和、自得的咕叫，这种叫声在炎夏的午后使人感到舒适和凉爽。如果贾斯珀不来，野鸽的安宁是不会受到打扰的，可这时贾斯珀却找我来了，它一面钻过灌木丛，一面用湿鼻子在地上东闻西嗅。鸽群活象洗澡时被人撞见的老妇，糊里糊涂地一阵骚动，从躲藏的地方振翅飞起，唰地在树顶上掠过，跟着就无影无声了。鸽群飞走以后，周围又是一片寂静，而我却莫名其妙地心神不定起来。我看出，太阳已经不在沙沙作响的树叶上编织图案，树枝越来越黑，树影越来越长；而背后的宅子那儿，已经摆出了新鲜的莓果，快要用茶点了。随即，我从羊齿丛中站起身来，抖掉陈年树叶留在裙子上的尘埃，向贾斯珀打了一声呼哨，就朝房子那边走去。

由于步履匆匆，离开时还飞快地向后瞥了一眼，我竟一边走，一边鄙视自己哩。

奇怪的是，一篇讲述野鸽的文章竟能唤起我往日的回忆，而且使我朗读时结结巴巴。他那阴暗的脸色使我突然停止了朗读。我又翻了几页，直到发现了那段关于板球赛的简讯。这段简讯报道了现场情况，但很枯燥乏味，它所讲的是：在奥瓦尔球场上^①，米德勒克斯队发动进攻，连续得手，比分一个劲地增加。我真得感谢那些穿法兰绒衣服的楞头楞脑的运动员，因为没过几分钟，他的面孔就恢复了平静，又有血色了，他相当生气地嘲笑塞雷队的投球技术。

这样，我们也就避免了一段回忆，我也得到了教益：英国的新闻是可以念一念的，英国的运动、政治情况以及英国人的自负，都可以了解了解；但是后来，凡是容易使人伤感的東西，我就只能独个儿悄悄地纵情回味了。颜色、香味和声音，雨水和海浪的拍溅，甚至秋天的迷雾和潮水的咸味，这些都是曼德雷留下的回忆，都是磨灭不掉的。有些人嗜好阅读铁路指南，他们设想出无数纵横全国的线路，把一些无法联系的地区连接起来，借以消遣。我的癖好也是古怪的，但是较有意义。我喜欢搜集英国农村的资料。我知道英国每片沼泽地的地主是谁，也知道他们的佃户是谁。我知道宰了多少只松鸡、多少只鹧鸪、多少头鹿。我知道鳟鱼在哪儿浮出水面，鲑鱼在哪儿跳跃。我参加所有的狩猎活动，追赶每一个猎物。甚至那些训练小猎犬奔跑的猎人，我也熟悉他们的名字。农作物的状况、肉类的价格、猪的怪病，都使我感

① 凯宁顿·奥瓦尔的简称，伦敦南部的一个椭圆形球场，这儿经常举行板球比赛。

到兴趣。也许，这是一种无聊的消遣，不是很用脑筋的消遣，但是，我在阅读的时候，却能呼吸到英国的空气，能有更大的勇气面对这耀眼的天空。

这样，荒草萋萋的葡萄园也就变得无关紧要了。因为，如果我愿意的话，我能鼓起想象的翅膀，从树枝搭成的湿篱笆上摘下几朵毛地黄和灰白色的剪秋罗来。

这种一时之兴虽说没啥意思，但也叫人喜悦；它不仅是痛苦与悔恨的死敌，还能使我们这种背井离乡的生活酣畅一些。

凭借这种幻想的游乐，我能愉快地度过一个下午，神清气爽地、笑咪咪地回来享用寒伦的午茶。规矩是一成不变的。每人两片奶油面包和一杯中国清茶。在旁人看来，我们这对夫妇一定显得十分古板，始终墨守在英国养成的习惯。在这儿，在这洁净的阳台上（由于几个世纪阳光的曝晒，这个阳台已经变得白苍苍的，毫无独特之处），我想起了曼德雷午后四时半的情景：桌子已经摆在书房的炉子前面，房门已经准时打开，然后就是一套从不改变的程序：铺上雪白的桌布，摆上茶点、银质托盘和茶壶。这时，长毛狗贾斯珀却耷拉着大耳朵，对端来的糕点露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大量食物经常摆在我俩面前，我们却吃得很少。

此刻，我又看见了滴油的煎饼、松脆的楔形小土司，滚烫的薄烤饼。不知什么做成的三明治发出奇异的香味，叫人感到十分舒服。此外还有非常独特的姜饼、一到嘴里就溶化的安琪儿蛋糕^①以及缀满果皮和葡萄干的浓汁水果蛋糕。这许多食物足够饥饿的家庭维持一个星期的生活。我从来也不

^① 椰子膏做成的大蛋糕。

知道这一桌子食品是如何打发的。这样的铺张浪费有时使我感到十分烦恼。

但是，我向来不敢问丹弗斯太太，她是怎样处理这些食物的。如果我问上一句，她就会轻蔑地望着我，脸上露出傲慢而冷漠的讥笑，我想她会说：“德温特夫人在世时，是从来不怨这怨那的。”不知这个丹弗斯太太如今在干什么。还有那个费弗尔不知怎样了。我记得，第一次使我感到惶悚不安的就是她脸上的那种表情。我下意识地想到：“她在拿我跟丽贝卡相比。”于是，一个鬼影利剑似地插到了我俩之间……

好啦，现在已经事过境迁，一切都终结了。我不再受到折磨，我俩终究自由了。就连我那忠实的贾斯珀也已进了天国乐园，曼德雷已经不存在了。她象一个空壳似的已经埋在一片乱七八糟的密林之中，正如我在梦中见到的那样，荒草丛生，成了鸟禽栖息之所。有时，也许哪个流浪者突然碰到一阵暴雨，会到那儿去找一个避雨的地方；如果他是胆大的人，还可在那儿泰然自若地逛一逛。然而，假如是个胆小鬼，是个偷偷跑来打猎的神经紧张的人，曼德雷的丛林可不是他逗留之所。他可能撞见小海湾里的那间小屋；在那倾圮的屋顶下，听见嘀嘀嗒嗒的细雨声，他会感到毛骨悚然的。那儿可能还有某种阴森的气氛……车道上的那个拐角，树林漫延到了砂砾路面的地方，也不是一个流连忘返之所，尤其是在太阳落山以后。树叶沙沙作响时，很象一个身穿晚礼服的女人在悄悄地走动；树叶突然抖动、纷纷落地的时候，就可能是一个女人急促的脚步发出的啪哒啪哒声，而路面上的痕迹说不定就是她那缎子高跟鞋留下的脚印。

每当我回忆这些往事时，我总要从阳台上回转身去，眺

望景色，舒一口气。阳光耀眼，并无云翳遮盖；石砌的葡萄园在太阳下闪烁；叶子花^①沾上尘土，显得灰扑扑的。有朝一日，我是会深情地怀念这一切的。眼前，它们虽然没有使我产生爱慕，至少使我有信心。信心是我珍视的东西。在我的一生中，这种信心虽然来得迟了一些。我想，最终使我勇敢起来的，是他对我的依靠。无论如何，我已克服了缺乏信心、胆小怕事、畏惧生人的弱点。与初次乘车去曼德雷比较，我已大大地变了样儿。那时，我笨得要命，缩手缩脚，但却怀着热切的希望，总想取悦于人。我给丹弗斯太太那样的人留下那么坏的印象，当然是由于我不够审慎。在丽贝卡之后，我该是个什么样儿呢？记忆象桥梁一样把岁月连接起来，我现在看清了自己那时的形象：一头平直的短发，一副不敷脂粉的稚嫩面孔，穿着不合身的衣裙和自己缝制的短褂，象一只胆怯不安的小驹，尾随在范胡珀夫人后面。她领着我去吃午饭的时候，她那矮胖的身躯在摇摇晃晃的高跟鞋上总是失去平衡；她那花里花梢、俗里俗气的镶边短外衣，同开阔的胸脯和扭摆的臀部互相映衬；她的那顶新帽子，插了一支硕大的羽毛，歪斜地盖在头上，露出一部分前额，活象小学生裤子的膝部那样光溜溜的。她一只手拎了个大提包，是用来装护照、约会日记本和桥牌记分册的，而另一只手却玩弄着一副形影不离的长柄眼镜，她是用它来窥视别人的秘密的。

她照例走向餐厅角落里靠窗的那张桌子，接着就把长柄眼镜举到她那小小的猪鼻子前面，左右环视一遍，然后让眼镜随便落下，悬在一根黑色丝带上，这才表示厌恶地说：“一

① 一种攀附的观赏植物。

个名人也没有，我要去找经理部，让他们在我的账单上打点折扣。他们以为我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是来看那些茶房小厮的吗？”随即，她就把一个侍者招到面前，前言不搭后语地唠叨起来，说话的声音好象使用锯子一样刺耳。

我们今天用膳的这个小饭馆，同蒙特卡洛^①“蔚蓝色海岸”旅馆富丽堂皇的大餐厅相比，真有天壤之别；我目前这个伴侣跟范胡珀夫人比较，也是多么不同！此刻，他那双稳定而健美的手，正在从容不迫地、井然有序地剥一只柑桔的皮，不时抬起头来望着我笑一笑；而范胡珀夫人却伸出她那戴着宝石戒指的粗大手指，在堆满肉卷的盘子里东翻西扒，而且还疑神疑鬼地不断从她的盘子上抬起眼来向我的盘子瞟上一眼，生怕我吃得比她多。其实，她用不着担这份心，因为侍者精于本行，异常机敏，早就觉察出我是她的底下人，地位低贱，因此在我面前放了一盘火腿拼口条，这份拼盘也许是某个客人嫌它切得不好，半小时前退还冷食部的。仆役们的鄙夷和显然不耐烦的态度，都是很古怪的。我记得有一次跟范胡珀夫人住在一个乡间客栈里，客栈的女侍从不理会我胆怯的按铃声，也不把我的鞋子拿来，而冰冷的早茶却象垃圾似的倒在我的卧室门外。“蔚蓝色海岸”的情形也是一样，虽然程度稍差一些，但是装模作样的冷淡态度有时会变成放肆的嘲弄和讥笑，以致向旅馆接待员买邮票就是活受罪，我巴不得赶快离开。当时我一定显得幼稚、没有经验，实际上我自己也觉到了这一点。一个人如果很敏感、机灵，就能从人家随便说出的话里辨别出挖苦的含意。

我清楚记得那盘火腿拼口条。它们都切成块儿，干巴巴

① 地中海沿岸的疗养地城市。

的，引不起食欲，可我不敢不要。我们默不做声地吃着，因为范胡珀夫人喜欢把心思集中在饮食上，我一看酱汁顺着她的下巴往下直淌，就明白这盘肉卷合乎她的胃口。

她那狼吞虎咽的样儿，并没有使我对自己的冷盘产生很大兴趣，于是我把视线从她身上移开，便看见空了三天的邻桌又有人来坐了。餐厅侍者用他那专门接待特殊顾客的躬身礼把新来的客人领到座位上去。

范胡珀夫人放下她的餐叉，伸手去摸长柄眼镜。她不眨眼地盯着新来的客人，我真为她害臊，可这个客人并没有觉察到她对他的兴趣，只顾看菜单。范胡珀夫人啪哒一声折起长柄眼镜，就从桌子那边向我探过身来，激动得小眼睛都发亮了，她的嗓门也稍微大了一些。

“这是马克西姆·德温特，”她说，“曼德雷庄园的主人。你当然听到过它。他的气色不好，是吗？听说他的夫人死了，他还没有克服那种丧妻之痛……”